

論人文學與人文教育

高明

周易賁卦（䷕）象傳說：「柔來而文剛，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

「人文」這一名詞，見於中國典籍的，以此爲始。從賁卦的象傳來看，我們人類住在地上，看到天上陳列有日、月、星辰，從那些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變化，可以看出剛柔交錯的天文現象，因而察覺到那些天文現象，與地球上人類相應的變化。由於日、月、星辰之間，是有磁場引力的感應的，他們的位置與變化，必然影響及於地球，直接的影響於地球自然生態的變化，間接的影響於地球上人類生理與心理的變化，所以說「觀乎天文」，可以「以察時變」。至於「人文」，自是人類爲著生存與生活，而創造出來的文化；人類創出文化，最明顯的就是要使人類和萬物都能過著和平安樂的日子；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認爲我們棲止於和平安樂的日子裏是最幸福的，就努力於促使文化的昌明，以美化這個世界；所以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上，有所謂中古時期的黑暗時代，那是神權至上、以神的文化控制一切的時代，爲神的信仰不同而戰爭連年，人民生活困苦達於極點，因而激發了「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而產生了人文主義（Humanism），希望從研究拉丁與希臘的古典文獻中，擺脫神的文化控制，而回歸到人類自身問題的探討，提倡理性與自由思想的健全發展，這纔萌發了近代的哲學與科學，於是研究這種新文化的人被稱爲「文學者」（Humanists），而他們所研究的學科就被稱爲「人文學」

（Humanities）。

由近代進入現代，由於科技的飛躍發展，唯物思想大爲流行。有些國家利用科技的優勢，從事物資的生產，造成了許多發大財的資本家，也造成了許多勞苦的勞動者，在國內社會上形成了階級的對立，製造出許多糾紛、鬥爭與仇恨；另一方面，經濟的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購買原料、銷售產品，致使富國日益富強，而貧國則日益貧弱，在國際社會上又形成了集團的對立，製造出許多糾紛、戰爭與仇恨；而同爲富強國家，又爲爭取原料供應地與產品銷售場，彼此鉤心鬥角，最後又常訴諸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起來的。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共產主義者以追求物資分配的均平爲號召，利用世界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各國內部挑動起階級鬥爭，貧弱國家擋不住這浪潮，就常爲共產黨徒所奪取，而擴大了共產主義集團的聲勢；富強國家看到形勢不妙，就趕緊實施社會福利政策，來緩和國內的階級鬥爭，但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不變，人人都祇知道拼命的賺錢，拼命的發展科技，無限制的生產，以求物質生活的改進，結果弄得遍地污染，自然生態遭受匱乏的威脅，給人類帶來了莫大的災害！同時在唯物思想的陶鑄下，拼命的發展物類的本能，拼命的放縱性慾，祇求物性的滿足，男女濫交，家庭極不穩定，子女在缺乏親情下長大，結果弄得個性乖張，人情淡薄，嬉痞流氓，到處皆是，殺人搶刦，時有所聞，社會的病態叢生，色情的風氣泛濫，儼然是一個禽獸的世界！至於共產主義國家呢？控制在一些唯物理想的野心家手裏，把人看作物，以控制物類的方法來控制人，人在其控制之中，沒有絲毫的自由，常有饑餓的威脅

，人已失去人生的意味，祇是苟延殘喘而已；在那種環境中，人也祇好自視爲物，甘作禽獸，沒有一點自尊心，沒有一點榮譽感，完全變成一批無禮、無義、無廉、無恥的動物！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爭霸，彼此喧囂辱罵，挑撥離間，剝奪打殺，無所不用其極；而那些殘餘的神權國家的統治者，又在其中興風作浪，渾水摸魚，唯恐天下不亂，組織恐怖團體，到處殺戮無辜，使得人心惶惶；於是核子戰爭、化學戰爭、雷射戰爭、星際戰爭，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恐懼，早已不脛而走。我們人類現在正生活於一個新的黑暗時代裏，那就是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時代！我們當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如何把我們人類（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從物的文化控制一切的黑暗深淵裏拯救出來。我們多方的思考，恐怕祇有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新的「文藝復興」運動（不是從拉丁、希臘的古典文獻中，而是從中國傳統的古典文獻中，重新體認「人文」的價值），建立新的人文主義（不僅發展我們人類的理性與自由思想，更要闡發我們人類的德性、慧命與內聖、外王之道），推廣新的人文教育（不僅傳播一些舊的教條，更要就現實問題，尤其有切膚之疼的問題，發聲振贊的詳加解說，使人由感性的領會、進入知性的領會，更進入德性的領會），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我認爲：我們現代的人文學者，研究現時所需要的人文學，必須特別注意下列各點：第一，要把握「人本」的精神。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認爲「人爲萬物之靈」（見尚書泰誓），人是自己的主宰，既不應受鬼神的奴役，也不應爲物欲所左右。詩經小雅說：「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見雨無正篇）人祇要做好一個人，對人無愧，那看不見的天帝有甚麼可怕的。小雅又說：「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見十月之交篇）人類的災禍，不是天帝降下來的，都是由於人與人間當面的紛呶、背面的憎惡，紛爭競逐所造成的。人類的問題，人類自己可以解決，實在是無待於鬼神的。至於物欲，中國人總覺得「唯錢是愛」的是卑俗意識，「唯性是好」的是淫蕩意識，在心理上總是鄙視的，所以陶淵明貧困得要向人乞食，還不肯爲五斗米折腰，極受中國人敬愛，而西門慶好色縱慾，卻落得喪身、敗家、絕嗣，還遭人唾罵。中

國人總認爲人類社會應該以人爲本，既不是神的奴隸，也不做物的奴隸。（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見繫辭傳下）人生於天地之間，究應如何的去生呢？我們認爲應該發揮「生命」的慧力與潛能，應該力求「生存」的向上與延續，應該體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應該了解「生計」的作用與分享，不僅如此，還應該培養活潑的「生機」，如程明道的時時看盆池裏所蓄養的小魚，自然也就生機活潑，而生氣盎然了；還應該培養蓬勃的「生意」，如周濂溪窗前草不除，他卻從這裏領悟到生意蓬勃，而養成他與自然同在，光風霽月的胸懷；更進一步，還應該培養樂陶陶的「生趣」，使人人都好生、樂生，而使人類社會充滿了祥和與幸福。第三，要探索「人性」的根源。禮記說：「天命之謂性」（見中庸篇），到底天賦與人的本性是怎樣呢？以前的學者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有的說「人性有善有惡」（世碩說，見論衡本性篇），有的說「人性無善無惡」（告子篇），有的說「人性是傾向善的」（孟軻說，見孟子告子篇），有的說「人性是傾向惡的」（荀況說，見荀子性惡篇），有的說：「人性無有不善」（莊周說，見莊子繕性篇），有的說「人性是善惡混的」（揚雄說，見法言修身篇），有的說「人性是分上中下三品的」（韓愈說，見昌黎先生集原性篇），而最後總覺得說人性本善，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天賦本來是完美無缺的，容易使人具有「自尊心」，而恥於去爲惡；總比說「祖先犯了過錯，自身是罪惡的種子」，或是說「前生作了孽，這世要來受苦難」，使人生來就具有一種「自卑感」，而甘趨於下流，要好得多。所以我們中國人教小孩子，自幼就有「人之初，性本善」（見三字經）的觀念，深刻的印在腦子裏；以後長大，教他們爲善去惡，就不難了。第四，要強調「人倫」的規範。人如果要「生」，便會發覺到人與人之間團結互助的力量，遠超過一個人孤獨奮鬥的力量。於是先由男女兩性的結合，發展而爲父母與子女親情的結合，再發展而爲兄弟姊妹相互提攜的結合，這就形成了家庭的倫理；由許多家庭再團結互助而成為民族、國家的社會，必須要有領袖（以前稱爲「君」）、幹部（以前稱爲「臣」）與羣衆（以前稱爲「民」）的組織（社團或政府）上下統屬，凝聚爲一

整體，這就形成了社會的倫理；社會上一些智慧優異的人，發明了許多有關生命、生存、生活、生計……等等的道理與方法，而儲備了許多的智慧與經驗，傳授給別人，或是彼此觀摩學習，這又形成了師生、朋友之間的倫理。要使得各種倫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與美滿，就必須建立起各種倫理的規範。禮記禮運篇所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以及「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種種行為的規範，就因之而產生了。雖然各種規範或因時因地而略有不同，但是原本於對人的「愛」，則是絕無二致的。第五，要提高「人格」的境界。人不僅愛他自己，還要愛別的人，因為別的人也是「人」啊；人不僅愛與他親近的人，也要愛與他疏遠的人，正如禮運所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還應推己以及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甚至「矜（鰥）寡廢疾者皆有所養」，必使天下人人皆能各得其所；這樣的不斷擴大人與人之間的「愛心」，造成一種祥和安樂的社會，使得人人皆不忍心去傷害別人、欺騙別人、忌嫉別人、殺戮別人，所謂罪惡自然消滅於無形了。要做到這樣，必須先提高「人格」的境界，在「人情」的敦厚、「人心」的瑩淨、「人品」的高卓、「人行」的善良、「人德」的完美……各方面積極的下一些工夫，從多種途徑去培養。這就涉及到所謂人文學的建立與充實的問題，以及人文教育的設施與推廣的問題了。

當前世界上的學術界，由於經濟建設的不斷成長，也由於科技戰爭的迫在眼前，對於科技人才的需求最為迫切，大多數的青年學者就一窩蜂的去探研科技，而政府對科技人才也大力的培植與獎勵，人文學與人文學者早就被冷落了！眼光比較遠大的人，看到現代的世界危機四伏，這纔悵然有所覺醒，覺察到人文學與人文教育不能再被忽略了，其重要性絕對不在科技的學術之下。但是科技的學術完全是屬於知性的，而人文學則兼具感性、知性與德性。如講哲學，就科技立場說，最重視的是宇宙論和知識論（或自然哲學與理則學）；就人文立場說，最重視的則是人生論（或人生哲學），而與人生有關的，如倫理學、道德學、文化哲學、藝術哲學等，以及其他涉及到價值論的各種哲學（討論真、善、美問題的各種學問），則均極為重視。此外，如溝通人類的情志，則有語言學與文字學的鑽研；

如傳遞人類的經驗，則有圖書學與文獻學的鑽研；這些都希求其正確無訛，而達到求真的目標。如探研中國人道思想的發展，由講修、齊、治、平、常道的經學，轉而為儒、法、名、墨……諸家的子學，又轉而為超、脫、寂、滅出世的玄學與佛學，更轉而為心、性、理、氣入世的理學與心學；又如探研世界人羣社會的組成，就其構成的分子說，則有氏族學；就其發展的歷程說，則有歷史學；就其政務的措施說，則有政治學；就其物資的運用說，則有經濟學；就其國際的肆應說，則有外交學；就其戰爭的攻守說，則有軍事學；就其集體的活動說，則有社會學……這種種學術都是為的修己而安人，其目標在「止於至善」。又如為抒寫人的情志，陶冶人的性靈，而有文學與藝術，包括散文學、詩歌學、小說學、戲劇學、繪畫學、雕塑學、刺繡學、音樂學、舞蹈學……等，希望借助於美的形象、美的聲音、美的動作，來美化人羣、美化社會、美化世界，而遠離醜陋與罪惡。總之，有關人文的各種學術，除了求「真」的各種科目，比較偏重於知性外，其餘則大都兼具感性或德性。所以實施人文教育，決不能專從知性的著眼。

中國古代的教育，最重德性。周禮大司徒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萬民；師氏以「三德」（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教國子；保氏則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到了大學裏，受高等教育，則如禮記大學篇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可以說國民教育（無論是平民的或貴族的）與高等教育都以培養德性為主，而培養感性與知性則次之。在科舉制度推行以後，士子相率習文，以謀富貴，但同時卻有所謂「書院」以傳習人文，強調德性。即如宋初睢陽戚同文、安定胡綏、泰山孫復等，都以設書院講學，而轉移一代風氣，注意人文教育。我們祇看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教條，首列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行之），又次列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又次列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最後列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就可以知道書院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南宋還有一些書院，如婺州的麗澤書院、建寧府的建安書院、吉州的鷺洲書院以及象山書院、詠澤書院、龍溪書院、竹溪書院、環溪書院……等，教育方針都是大同小異。元朝是蒙古人統治的天下，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學術比較衰微的一代，但是全國竟有一百二十所書院，來傳授中國傳統文化，實施人文教育。明清兩代相沿不絕，在社會上都會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力，我們試看黃宗羲所著的明儒學案和徐世昌所編的清儒學案，不難知道一些情況。直到清末，鑑於歐美的國富兵強，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擬學堂章程，纔有摹倣歐美的新式學校；光緒三十一年正式的廢科舉，設學部（即今日的教育部）；至於民國，新式學校已普遍設立，教育方針則漸由德性教育而轉向知性教育。自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來華講學後，於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工具主義的思想瀰漫於我教育界。現代是一個智識爆炸的時代，各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把心力灌注在科技新知的吸取與發明，講究德性的人文教育早就被置諸腦後了！可是社會上頻頻的發生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受過高等教育的常常出怪招、發謬論，而青少年頹廢墮落、幾乎無所不為，殺人、放火、打鬥、姦淫、搶劫、詐騙等等的新聞，日見報紙，使人看得目顛心驚，大家這纔想起人文教育應該積極推行，不能再稍有忽略了。其實在美國這些社會

不正常的現象早就存在，美國教育協會早就主張美國當前所需要的教育應是均衡發展的全人教育，該會的著名學者古勒特（J. I. Goodlad）在討論課程的改造時，就強調未來課程應該是「人文主義的課程」（humanistic curriculum），和我們中國過去書院的作法已大為接近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至於人文教育應該如何推行呢？我認為應該從幼稚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紮根，而職業教育和社會教育影響最為廣大，並不是大學教育所能單獨負擔的。但是大學是最高的學府，是各級教育機構所仰望的，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第一，要對前述與人文有關的各種學科均能作深入的研究，並能作科際的整合，使高級知識分子對人文學的價值、體系都能有透闡的了解。第二，要使研究科技的人也都具有人文學的常識，另一方面也要使研究人文學的人具有一些現代科技的常識，從相輔相成中互求彼此的進步。第三，要建立起校園裏的人倫關係，使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各社團之間充滿著愛的親和力。第四，校園內無論在教室、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體育場、會議室、研究室、佈告處、禮堂、花園、走廊、宿舍、自修室、交誼廳……處處都顯出一種整齊、清潔、蓬勃奮發的生氣。第五，要使得校園內每一個人都能敦勵自己的人品，陶冶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以真、善、美的素養，來造福於社會、國家，來造福於世界、人類。

榮獲七一年度教育部學術獎

國父思想淵源與實踐

徐文珊 著

定價一〇八元

分別闡述歷史因素、學術思想、主義之思想根源與實踐績效，並分析比較三民主義的優越性。內容充實，兼具創新與啟發。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